

天网恢恢

国际警察组织对形形色色罪犯的搏斗

【美】彼得·格·李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天网恢恢

——国际警察组织同形形色色罪犯
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搏斗

彼得·格·李 编著

张中载 陈德彰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0年·北京

Peter G. Lee

Interpol

根据 Stein and Day Publishers 1976年版翻译，原
题《国际警察组织》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除出版本书的中译本，还将出版注释英文
本，供英语学习者阅读。

天 网 恢 恢

彼得·格·李 编著

张中载 陈德彰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 23 信箱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四川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7印张 149千字

1980年6月第一版 1980年6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215·1

定价0.60元

著 者 简 介

本书著者彼得·格·李，美国人，出生于中国。他从事过多种职业，脚迹遍全球；因此，见多识广，了解资本主义世界里发生的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后来，他移居法国圣克卢。这正是国际警察组织总部的所在地。他得以结识该组织的许多官员，进而通过采访和查阅档案材料洞悉许多从未披露过的案例。彼得·格·李并非专业作家，著作不多。

——译者

本书梗概

本书共收录了二十四个惊心动魄的案例。从拐骗、贩卖少女为妓，到持枪行劫，走私毒品、制作伪币、形形色色，包罗万象。著者彼得·格·李以绘声绘色的生动笔调，像腊冬闲夜围炉坐述《聊斋志异》似的，叙述了一桩桩真实的案件，读来令人时而胆战心惊，犹如身临其境，目睹其情，时而如释重负，笑颜逐开；为劫后余生的受难者欣慰，为凶狠、狡猾的罪犯就擒而拍手称快。本书译本的出版有利于读者管中窥豹，一瞥资本主义社会泛滥成灾的犯罪活动和猖獗的罪犯。读者从本书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拥有一百二十个会员国的国际警察组织如何与各会员国通力合作、紧密配合，同罪犯展开一场动人心弦的激烈搏斗，最后历尽艰险，终于使罪犯一一落网。

国际警察组织只受理刑事犯罪案件，不过问属于政治、军事、国际间谍情报活动范畴的案件。这是该组织规章明文规定的。因此，本书收录的案例纯属刑事犯罪。

本书原名《国际警察组织》。译者采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前句作为译本书名，以期表达本书的实际内容。

——译者

原 书 前 言

国际警察组织在全世界久负盛名，但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又是如何执行其职责的，知道的人为数并不多。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从一个方面说明国际警察组织所从事的工作，并举例说明该组织帮助侦破的那些案件的类型。

本书的材料是在法国圣克卢国际警察组织总部秘书处进行研究的结果。有关具体案件的材料有些来自档案里的记录，有些来自同国际警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的许多小时的谈话。

国际警察组织在国际范围内的警察合作、在寻求同犯罪进行斗争的新技术方面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能进一步突出这种重要性。

—

那位穿着讲究的旅客在大阪国际机场办理入境手续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他乘坐新加坡航空公司由曼谷起飞的SQ632航班，几分钟前刚到达。飞机晚点了十分钟，着陆的时间正好是下午七时五十分。

如果说他的举止看上去有一点儿焦躁不安，那也可能因为他的日语有点结巴的缘故。入境处的警官不得不问了他两次打算在日本呆多久。事实上，他的日语讲得挺地道。

他的护照表明他是一个泰国公民，名叫阿南德·蓬桑。他说他是来游览的，打算逗留一个星期。

他很快就办完了海关手续，值班的官员只是草草地检查了一下他仅有的一件行李。走出机场大楼后，他立即把手提箱放在脚旁边，接送客人的小汽车很远就可以看见箱子上引人瞩目的泛美航空公司的兰色大标签。

过了一会儿，一辆浅绿色的丹森牌轿车在他面前停下来。司机从靠旅客那一侧开着的窗子探出身来，问他是不是阿南德·蓬桑先生。

蓬桑说他就是，随即提起手提箱钻进轿车，坐在后面的座位上。直到汽车拐了一个弯，插进离开机场的车流，他才松了一口气，往后背上一靠。他拍了拍那件手工定做的意大利式上衣，摸了摸上衣里面口袋里那只鼓鼓的信封。信封里装着一百万日元。他准备过一会儿在黑市上换成三千块美元。可是，他想得更多的是他来大阪进行的那个约会。如果这次

见面一切顺利，他就会达成一笔交易，相形之下，三千美元只能算是叫花子的嫁妆了。

• • •

就在阿南德·蓬桑乘车前往约会地点时，一辆黑色的梅塞底斯轿车在一家叫做洋槐俱乐部的夜总会前面很灵巧地停了下来。司机是一个叫朴英万的大个子朝鲜人，他是一个名叫近藤稻叶的日本商人的下手。近藤就坐在车后面的座位上。

近藤的目光在镜子里同他的司机相遇。

“新来的这一伙有什么麻烦吗？”他说话时带有一种独特的干脆劲，吐字声大利索。

“您得跟他们谈谈。其中有一个人有点别扭。她不肯干，其余几个都听她的。”

“那么说，她们还没有开始干活？”

“是的。她们仍在自己房间里。”

近藤稻叶是洋槐俱乐部的老板。这是一家私营的夜总会，只对其会员和会员的客人开放。非会员如果想在那儿度过一个晚上，需要在门口付一笔入会费。吃喝的起码收费标准为一万日元。对美国游客来说，也就是三十五美元。

来到夜总会的雇客，晚上必须选一个女招待作伴。招待费为每小时三万日元。此外，顾客还要另付她床上服务费五万日元，不管是不是要她陪着睡。

近藤经营洋槐俱乐部三年就成了富翁。他的女招待毫无例外都是从泰国招收来的，他对她们控制得十分严。他的夫人新子是夜总会的总管，负责向客人收费。

近藤感到得意的是他手下的姑娘们是整个大阪市最年轻的。他有一个代理人在曼谷，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姑娘。那个人就是阿南·德·蓬桑，一个小骗子，偶尔也拉拉皮条。每提供一个姑娘，近藤付给他四万日元。他们俩人是在近藤有一次去曼谷物色姑娘来源时结识的。

近藤发现蓬桑办事利落，选姑娘很有眼力。更重要的是，他对近藤给他的报酬很满意。他知道，要是蓬桑一旦了解洋槐俱乐部经营别致，生意兴隆，他的要价就会高得多。好在蓬桑从来没有到过日本，而且就近藤所知，他也不打算来。

这帮姑娘中间或也会出现个把难对付的。他一直警告蓬桑，在送她们上飞机之前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过，事实上当姑娘中有个别的不肯当妓女时，近藤并不惊慌。这正好给他一个机会来个杀一儆百。

夜总会正式的营业时间是晚上七点到凌晨两点。通常大部分客人午夜就走了，因为那是允许姑娘们随客人离开的时间。近藤要他的姑娘们在那儿一直呆到十二点，这样他可以向她们陪伴的客人们收取按小时计算的招待费。

近藤稻叶从汽车里下来，走进了夜总会，他的司机朴跟在他后面。夜总会里面很宽敞，大厅隔成圆形。沿着墙是一个挨一个的，两个座位的雅座间，中间用很薄的屏风隔开，桌椅摆得很挤，剩下的空地方是一个小的舞池。

夜总会一个小时前就开门营业了，乐队正在演奏，有几张桌子有客人，由近藤的女招待们陪伴着。

近藤一直走到夜总会后面他的私人办公室。朴跟到门口停了下来，近藤打了个手势让他进去，然后锁上了门。

他在办公桌后坐下，按了按靠近第一个抽屉的一个按

钮。后墙的隔板随之移开，露出另一个通道。

“朴，把他们都带来，”近藤命令说。

朴从通道走了进去。他沿着铺了地毯的台阶走下去的轻微脚步声隐约可闻。

近藤一面等朴回来，一面从桌上的珐琅烟盒中选了一支细长的雪茄。他用一把小金刀把雪茄烟头切掉一点，然后点着了。

过了一会儿，可以听见台阶上传来一阵沙沙的脚步声。五个姑娘走进了办公室，后面跟着朴和近藤的老婆新子。姑娘们穿着夜总会发的半透明的长袍。

她们年轻漂亮。蓬桑说过，这一批姑娘中没有一个超过二十二岁。如果说他在挑选她们时对她们的合作态度有所疏忽，但在她们的外貌上他却是颇花了一番功夫的。近藤仔细地打量了她们一番，想猜出哪一个会惹麻烦。他有经验，知道那么一个人会给其他人带来不良影响。

作了自我介绍后，他便开始了他通常对新来的姑娘们讲的那几句话：“欢迎你们来到洋槐俱乐部。但愿你们从曼谷坐飞机来大阪一路舒适，不觉疲乏。因为你们今天晚上就要开始工作。”他用流利的泰文说道。

这些姑娘们是乘韩国航空公司 KE504 航班于下午五点半到达大阪的。近藤的老婆把她们从机场直接接到洋槐俱乐部。今后她们将住在夜总会下面地下室的卧室里。

从台阶上又走进来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今井国四郎和则尾樱井。他们在许多歹徒活动中充当过打手，是大阪警察熟悉的人物。他们给近藤干活有一年了。他雇用他们充当闺房看守，使姑娘们安分守己。他们走到朴和新子身旁，静静地

站在那儿。

近藤继续对姑娘们训话。他指指自己的老婆说，“你们都见过我太太了。我相信她已经对你们说明了你们的工作。可是我还想再给你们讲一次。你们将和我俱乐部里其他女招待们一起，每星期工作七天。我们为你们提供住宿、饮食和穿着，就象你们离开曼谷前说好的那样。你们就把洋槐俱乐部当作自己的家。”

“我们会从你们陪伴的顾客的饮料费里分出一定的比例给你们，还会把你们在俱乐部以外提供服务的服务费中相当的一部分分给你们。你们将要使用的旅馆也是我开的，就在附近。早上会有人护送你们回到你们的住处。在俱乐部里面，我太太是总管，所有财务方面的安排都由她负责。”他停了一下，看看姑娘们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可是她们谁也没有作声，只是看着他。

“每招待一个客人过夜，你们可以拿到一万日元。我们每个月结一次账，从中扣除一笔合理的房钱、伙食费和服装费。好吧，有没有人有问题要问吗？”

一个个子不高、身材苗条，看上去最年轻的姑娘试探性地朝前跨了一步。新子告诉近藤她叫巴玛·瓦妮。

看得出来巴玛很害怕，说话都有点哆嗦。“在曼谷时，没有人告诉我们还要在俱乐部之外为顾客服务。对我们说的只限于招待员的工作。”她说着眼哭了起来。

近藤朝她笑了笑。“你过来，”他很和气地说。

她胆小地朝他的桌子挪了两步。他拉住她一只手，握在自己的两只手中间，然后轻轻地抚摸着。“你的手和手指长得很漂亮，”他对她说。

他停下抚摸的手，在她食指那儿攥成拳头。“多可爱多纤嫩的手指啊！”他说

突然他的手抓住她的手指一拧，只听见咔嚓一声，女孩的那只食指被折断了，露出来的骨头刺穿了关节处的皮肤。

她尖叫了一声，想挣脱开。可是他使劲抓住她，不慌不忙用同样的办法折断了她的中指。他松开手时，她象一只摔坏了的布娃娃似地向一边倒下去。

那个朝鲜大汉朴赶紧跨步往前托住了她，把她放到地板上。她躺在地板上抽泣着，身子疼得卷缩成一团。

近藤看了看其他几个姑娘，一个个都吓得丧魂落魄。“你们要知道，这是做生意”，他解释说。“要想做好生意，雇主和雇用人员之间必须完全谅解”。

姑娘们紧紧地挤在一起，仿佛这样可以互相汲取一些力量。她们的眼光都注视着躺在地板上的那个姑娘。

近藤继续说“我知道，你们当中还有人不愿在这儿工作，是吗？”

没有人回答。

“好。现在让你们看看，我们对自己的雇用人员是不讲情面的。我让你们有机会看一下，要是你们中有人想捣乱，会得到什么下场”。他朝朴和另外两个人点头示意。

那个朝鲜人扁平的大脸上露出了一点笑容。他朝地板上的女孩弯下身去，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脸。她滚动了一下想躲开，可是另外两个人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按在地毯上。

朴用力一扯，一下子就把她身上的薄袍子撕开了，露出里面的衬衣裤。她一点也动不了。当朴扒掉她的衬衣裤时，她两个眼珠从眼窝里突出来，使劲地瞪着他。

巴玛·瓦妮被剥得精光，被另两个人按在那儿动弹不得。朴停下来看了一眼近藤，近藤朝他点了点头。

这三个人当着另外几个吓呆了的姑娘的面轮奸了巴玛·瓦妮。然后，朴把晕过去的巴玛抱起来扔到一张长沙发椅上。

近藤看了一眼那几个姑娘，又慢慢地把她们一个一个地打量了一番，然后用手指着其中的一个。他的老婆马上告诉他，她叫宾乍德·甲颂。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近藤问她。

她吓得连话都不会说了，只能摇摇头表示回答。

近藤朝朴做了个手势，那个朝鲜人一把揪住她的后领，猛地朝桌子那儿一推。她无可奈何地扭着身子，眼睛盯着近藤。

“我想你可能会捣乱，”近藤对她说。

她赶紧使劲地摇了摇头。

“你敢保证不会？”

“保证，”她好不容易说出两个字。

“放开她，”近藤命令道。然后他继续说：“其实，现在你们都可以回到自己住处去了。我太太会简要地给你们一些指导，你们就可以开始工作了。你们还得工作一个晚上呢。”

当房间里只剩下那四个男人和那个晕过去的女孩时，近藤用大姆指指了指她躺的地方命令说：“把她干掉。”

• • •

在城市的另一边，阿南德·蓬桑和一个名叫威利的商人

正谈得投机。这就是蓬桑从将近三千英里之外飞来要见的那个人。商人威利的真名叫原田寿男。他经营的业务面很广。事实上，他们会晤的酒吧间就是他开的，用主人的名字，叫威利酒吧间。他的外号是朝鲜战争期间许多美国兵给起的。现在美国人走了，可是这个外号却留了下来。

对警察来说，威利可是个知名人物。早在二十五年前他就有被捕的记录。可是，尽管被捕次数不少，定罪的却不多。威利干事谨慎，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密。他从来没有坐过牢。他几次被捕都是为了了一些小事犯法。可是现在，他却准备要冒一下险了。

他观察近藤稻叶发家已有了一些日子了。他知道近藤的活动不仅限于洋槐俱乐部。除了近藤的同伙以外，只有几个人知道他是日本最大的被迫为娼的妓女供应人。威利是深知内情的一个。来到这个国家的姑娘经过洋槐俱乐部被输送到别的城市，近藤从每一个女人身上都可以捞到很大一笔钱。威利通过自己的渠道，费了很大周折才弄清了蓬桑是为近藤提供姑娘的人。

当威利决定和近藤竞争时，他发现蓬桑很热心同他合伙干。他们俩人对这次见面都严守秘密。近藤在黑社会中结交甚广，能出其不意地毁掉他们俩的合作。

阿南德·蓬桑在曼谷把那批姑娘送上韩国航空公司上午九点十分的班机后，给大阪的近藤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她们已上路。但是近藤根本没有想到，在姑娘们启程两个半小时后，蓬桑乘新加坡航空公司上午十一点二十分的班机也赶到了大阪。

蓬桑和威利已经谈妥了。威利第一笔交易要买十个姑

娘，价钱是二百七十万日元。这是离岸交货价格，交货地点为大阪国际机场。货款将以美元支付，约九千美元。

他们还达成协议，威利每个月都以同样的价格买进十个姑娘。尽管威利讨价还价说，他成批地进货应该享受优惠价格，可是蓬桑说什么也不肯打折扣。

蓬桑又一次谈起他是如何搞到这些姑娘的。他解释说，他刊登的在日本大城市夜总会工作的广告对姑娘们很有吸引力。广告答应为她们提供食宿和去工作地点的飞机票。他从来没有和她们谈到过这是去卖淫。蓬桑说，等到后来她们发现雇她们的真正用意时，为时已晚。至于个别人起劲反对，他们有的是叫她们回心转意的办法。

现在买卖成交，蓬桑提出要威利先付给他一笔钱。威利要他等一天，可是蓬桑坚持马上就要。于是威利派了一个人去取钱，同时让他的新的合伙人喝上一杯，等一会儿。

蓬桑坚持马上要钱是一件不幸的事。要是他能耐心地等上一天，事情也许会大不一样。

去取钱的人是个鸦片走私嫌疑犯。他就是开车去机场接蓬桑的那个人。他是个朝鲜人，名叫金商利。

金不知道大阪警察早就暗中盯上了他。当他钻进那辆绿色的丹森轿车，开动发动机时，一名侦探也开动了一辆没有标志的警车，准备跟踪金。

那个名叫小石登世的侦探对金和商人威利的生意并不感兴趣。可是，他注意到了，金离开的时候，那个穿着讲究的人——他认为是个泰国人——还在酒吧间，他通过汽车里的无线电叫人截住这个泰国人，弄清他的身份。他觉得这里可能有点名堂。

大约一小时以后，阿南德、蓬桑拿到了钱，离开酒吧间。在街上一个侦探拦住了他，要看他的身份证。蓬桑不慌不忙地掏出了他的护照。那个侦探抄下了护照上的一些项目，说了声误会表示道歉就走开了。蓬桑继续朝附近他住的旅馆走去。

那个侦探把关于蓬桑的情况报告了他的中尉。中尉同小石登世简单商量了一下，立即给东京去了一个电话。电话是打给日本警察厅刑事局罪犯研究和统计科的。这个长长的名字是国际警察组织日本中央局的正式名称。

二

有时候人们把国际警察组织这一机构描写成是由一些面目英俊、目光犀利的人组成的，他们在同罪犯作斗争时每时每刻都冒着生命危险。

有些不那么过奖的人则把国际警察组织描绘成一个大文件柜，里面挤满了被统计数字弄昏了头的职员。

这两种说法和大多数笼统的说法一样，都有真实的一面。国际警察组织的确有一些坚韧不拔的斗士在同罪犯斗争。那里也确实有些人埋头忙碌于成堆的文件之中。由于他们长期呆在室内，脸色都有点灰黄了。

想想吧，国际警察组织这个名字本身就够有魅力的了。国际警察组织是一支国际性的警察力量。它一步跨五洲，转眼越大洋！昼夜不停地监视着那些坏蛋们。令人惊奇的是，情况常常确实如此。

有关国际警察组织的史实可以追溯到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前几个月。当时应阿尔伯特一世王子的邀请在摩纳哥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如何更好地对付国际范围内的犯罪活动。出席会议的有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代表们把这次大会称为第一届国际刑事警察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有统一引渡法，建立罪犯档案中心，改进查明身份的方法和更简单迅速的逮捕程序等。当地的报纸对会议的进程给予很高的评价。

正当与会者们酝酿要成立某个可行的机构时，战争爆发了。他们的想法只好搁置到和平重新到来以后再说。

一九二三年九月，在维也纳召开了另一次国际会议，被称为第二届国际刑事警察代表大会。这一次建立了一个各国警察进行协作的常设机构。这个机构被命名为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总部设在维也纳。

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不断发展，到一九三八年已拥有三十四个成员国。可是那年三月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以后，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实际上已起不了任何作用。连其总部都搬到了柏林，哪里还谈得上起什么作用呢？

一九四六年，战争结束以后，在布鲁塞尔又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以恢复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新的章程，选举产生了由五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其总部迁到了巴黎。必须要有一个电报代号，于是把“国际警察”的英文international Police缩成Interpol一词，并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正式注册。新闻界很喜欢这个词，并开始把这个组织简称为Interpol。*

* Interpol本书译作“国际警察组织”——译者注。